

《东西均》“时”论解析*

周勤勤

【提要】方以智非常重视从“时”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在《东西均》中也对“时”从多个视角进行了论述,赋予“时”相应的含义,如时间性概念、时代性概念、与相关词合成的哲学性概念等。方以智还在许多地方使用了在现代意义上与其含义相同的“同时”概念,并且往往把相反特性的事物、行为对举,阐发“存泯同时”的观点。“时中”是变不变、不变而随变者。方以智如此重视“时”,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生抱负有关,也与他需要阐发的哲学思想有关。

【关键词】方以智 《东西均》 “时”论

【中图分类号】B248.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9)06—0014—10

一、引言

梁启超由于所见材料有限,对方以智的评价主要针对其《通雅》一书:“密之学风,确与明季之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代考证学开其先河,则无可疑……他虽极博古而亦不贱今,他不肯盲从古人,全书千数百条,每条都有自己独创的见解。依我看,《通雅》这一部书,总算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①1957年,侯外庐先生对方以智进行了全方位研究,称方以智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②但对方以智的研究并没有持续下来,直到1980年代才有任道斌和蒋国保的著作出版,一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帮助的《方以智年谱》,^③二是《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④后者对方以智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该书讨论了《东西均》的篇章问题和方以智的辩证法思想等,但没有涉及《东西均》中“时”的问题。由于方以智的著作一直没有完整出版,学者大多通过有限的出版物和馆藏的抄本进行研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卓越学者研究项目“阐释与创新——方以智哲学的特质”的阶段性成果。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② 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上篇)——论启蒙学者方以智的悲剧生平及其唯物主义思想》,《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第1~21页;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下篇)》,《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第1~25页。

③ 任道斌编著:《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④ 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究，使其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深入下去。近几年，方以智著作的陆续出版，尤其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方以智全书》于2019年7月的出版，^①将有助于学者们更方便地进行研究。《方以智全书》共10册，收录方以智著述35种，涵盖哲学、天文、物理、医学、语言、文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对方以智的研究可称为热点之一，学者们陆续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有学者以《东西均》《药地炮庄》为主，兼及《易余》《冬灰录》《一贯问答》和《青原志略》等，对方以智庄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②有学者以明末清初“天崩地陷”的社会大动荡作为时代背景，以方氏易学中的“忧患意识”作为切入点，探讨方以智“贯通中西，炮鼎百家”的学术理路，着重分析方以智“寓义理于象数”，“质测”与“通几”，“资格”，“自由”与“共由”等重要观念；^③有学者对方以智心性论进行研究，^④但都没有涉及《东西均》中“时”的问题。有位学者只是在讨论方以智父亲——方孔炤的易学思想时，才涉及“时”的问题——“时”与“三理”，但也是在《周易时论合编》的范围内探讨的。^⑤就目前来看，没有学术论文对《东西均》“时”论进行探讨。时间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有学者对马克思时间观与儒家时间观进行了比较，认为马克思把时间区分为感性时间、活的时间和自由时间，认为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人类劳动时间是“活的时间”，自由时间是个体可以自由支配的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儒家时间属于内在于生命的时间，要求生命把握宇宙时间的节拍，“与时偕行”，实现生命的永恒，即在辩证时间的体验中获取超验时间。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二者又表现为外在时间与内在时间、现实时间与超验时间、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的差异，属于两种异质的时间观。二者存在互补性。^⑥

方以智非常重视从“时”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方以智与其父合著的《周易时论合编》从“时”的角度对《周易》进行了大量论述，^⑦在《东西均》中，也从多个视角对“时”进行了论述，赋予“时”相应的含义，包含时间性概念、时代性概念、与相关词合成的哲学性概念如“时中”等。本文侧重对《东西均》及方以智“时”论进行解析。

方以智对“时”有自己的定义。方以智在解释“代错”时说：“本无代错，随其代错。月代量而错以星也，纪日、月、星之差而错成时也。天何道乎？时而已矣。时何道乎？差错而已矣。圣人知之，以差为步，以逆为学。日差于天，月差于日，星互差于日。合差而时显，积差而天显……《易》，逆数也；学，逆几也。以顺用逆，逆以为顺。天差而不差，学天者过而无过矣。《礼运》曰：‘日星以为纪，月以为量’，其代错之所以不息乎？其不息之所以代错乎？”^⑧“月代量”，即方以智自引《礼记·礼运》之“月以为量”，指以月为计时单位。“合差而时显”，通过利用日、月、星之差，便可使“时”显现出来，即形成历法。方以智据此认为“时”是“天”演绎出来的。“代错”一词出

① 黄德宽编：《方以智全书》，黄山书社2019年版。

② 邢益海：《方以智庄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 刘伟：《天下归仁：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

④ 刘元青：《方以智心性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⑤ 彭战果：《无执与圆融：方以智三教会通观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⑥ 参见朱人求、王玲莉：《自由时间与辩证时间——马克思时间观与儒家时间观之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第34~40页。

⑦ 彭迎喜指出：“本文根据《周易时论合编》本身所含材料及其他文献，证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为方孔炤、方以智父子二人合著，并且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方以智的《图象几表》与方孔炤的《周易时论》拼合而成，事实上，全书自始至终都是方氏父子合著。”参见彭迎喜：《〈周易时论合编〉的作者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66页。

⑧ 方以智：《东西均》，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155页。

自《中庸》：“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①“代”，指相继、交替；“错”，指更迭。在《东西均开章》中，方以智对“代错”和“时”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代而错者，莫均于东西赤白二丸。白本于赤，二而一也。赤者平起赤，而高、中白；白者能白、能黑而满轮出地之时本赤。因其所行，错成生死。明而暗，暗而明，昼夜之生死也；生明死魄，一月之生死也；日一北而万物生，日一南而万物死，一岁之生死也，时在其中矣。”^②“赤白二丸”指日月，并明确说月亮的光来自于太阳（“白本于赤”），两者相反又相因。太阳、月亮有规律地移动形成了“时间”——日（昼夜）、月、岁。

方以智对“时”有高度评价，他说：“子思赞天地之所以大，孟子称之以时”。^③“子思赞天地之所以大”，指《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有如“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孔子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犹如天那样伟大。“孟子称之以时”，指孟子称孔子为集文化大成的时代的圣贤。

对于“时”，方以智在《东西均》中有很多表述，分别表示时间点、时间段、时代、时辰、季节等含义，和“中”、“义”、“宜”等结合形成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

二、以“时”指时间点或时间段、时候

以“时”指时间点或时间段、时候，《东西均》对此的表述很多，如“时已推移，而不知变”，^④讲不能因时而变。“圣人通昼夜而知阴阳之几，折半因，合大因焉。犹十二时而用其半为六爻，椭圆正变，可例推矣……当阴含阳之时，亦重阳也；当阳冲阴而包之之时，亦重阳也。”^⑤“十二时”指的是12个时辰，后面两个“时”就是指时候。指时辰的还有：“新率测中国申时，欧逻巴方子时”等，^⑥可以看出，方以智不仅说有12个时辰，而且说，中国和欧逻巴有不同的时辰，透出时区的概念。方以智对“十二时”也有说明：“日、月并照，而天、地之内，惟日为主，月与星汉皆借日为光。以日行成岁，以日成昼夜，以日成寒暑，月岂敢并日哉？日东而月西，东升而西降，东生而西杀，故四时以春生统秋杀。十二时用九，自寅至戌，以三属夜，亦贵昼也。”^⑦“十二时”中的亥、子、丑属夜，寅至戌属昼。“日”居于统治地位，岁、昼夜、寒暑都是由“日”形成的。这里也讲到了“四时”，“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季，而且“春生统秋杀”。以“四时”指代春、夏、秋、冬四季的表述还有：“则天地未分前者，即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中；冬至子之半者，即贯四时二十四节中”。^⑧“阴风忍阳气于亥、子、丑，而出于九会，以长养收藏，故风转四时。”^⑨春、夏、秋、冬四季以及二十四个节气有长养和收藏的区分。

“溯之天地未分前，则位亥、子之间，不得已而状之图之，实十二时皆子午、无子午也。”^⑩古人认为子时为一日之始，亥时为一日之终。方以智认为追溯到天地未分之前的“先天”也应该位于亥、

① 《中庸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5页。

② 《东西均》，第4页。

③ 《东西均》，第147页。

④ 《东西均》，第2页。

⑤ 《东西均》，第43~44页。

⑥ 《东西均》，第12页。

⑦ 《东西均》，第44页。

⑧ 《东西均》，第24页。

⑨ 《东西均》，第111页。

⑩ 《东西均》，第20页。

子之间。由于昼夜是循环的，所以说皆子午、无子午。人们不得已而这样描述及区分亥、子等时间点。方以智进而推论时间的无穷性：“庄子曰：‘有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夫未始有者’，是三层也。今日之始者，子时也；子之先，即亥之后也。一层而一层，一层而又一层，以为深乎？”^① “今日之子时前，即昨日之亥时后；而天地之大生死，即一日之十二时也……巧历善算，法且数变，而必以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足准者，以年月日时为确征也。”^② 方以智认识到昼夜的连续和更替，世、运、会、元，都要以年、月、日、时为基础进行计算和确定。“如此而原始要终，三世之故莫明于此。曰过去者，昨日而已；曰未来者，明日而已。更元其元，犹时其时也。”^③ “原始要终”，就是指探究天地万物的始终。“三世”，指过去、现在、未来，如同昨日、今日、明日。开始之前有开始，今时对于未来来说是彼时。方以智认识到了时间的连续性和永恒性。

将“时”用作时候的表述还有：“赤者平起赤而高中白，白者能白、能黑而满轮出地之时本赤。”^④ “下地之时，善在恶中，理在欲中，前喻素彩是也。”^⑤ 这叙述了性善论和理欲观。至善是与生俱来的，“人自下地，动而有为，即是恶矣。劫初善，劫末恶；赤子善，长而恶。谓之良知、能者，其未生前之至善，生时与来，相继不失也”。^⑥ 这一观点接近于孟子的性善论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

还有以“无时”、“时时”连用，代表经常、不停地、不间断地。如“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⑦ 天、性、命、心，方以智认为是永恒存在、无处不有的。“蒙长者有独子，聪明，负直气，使才，颠狂，不事事，破长者之家。长者旦夕经纪，怒子不孝，闭而缚之，时时逸出，逾月不返”，^⑧ 描述了聪明、任性、使才、颠狂、不事事的不孝之子被长者用绳子捆绑、关在家里却经常逃出、逾月不回的情况。“所谓集大成者，能收古今之利器，以集成一大棘栗蓬也；而使万劫高者时时化而用之，卑者时时畏而奉之，黠者时时窃而假之，贤者时时以死守之，尽天下人时时衣而食之，故万劫为其所毒，而人不知也……无外无间，时时光明”。^⑨ 集大成的人，能收古今之利器，使高者、卑者、黠者、贤者为其所用，天下所有人常常衣食无忧。

方以智还把“时时”用于对气本论和象数的描述。“声为气之用，出入相生，器世色笼，时时轮转。”^⑩ 声是气之发用，器世的色界和色笼的无色界不断轮转。“声音象数之微，天地鬼神生死利害之几，时时橐籥于心，触处便可以知昼夜、通古今。”^⑪ “橐籥”出自《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⑫ “橐籥”，指的是古代冶炼时用以鼓风吹火的装置。方以智认为，声音象数、天地鬼神生死利害变化之几微，如果时时在心中思考，那么阴阳变化之道可以随遇而知。还

① 《东西均》，第20~21页。

② 《东西均》，第21~22页。

③ 《东西均》，第22页。

④ 《东西均》，第2页。

⑤ 《东西均》，第45页。

⑥ 《东西均》，第46页。

⑦ 《东西均》，第19页。

⑧ 《东西均》，第48页。

⑨ 《东西均》，第147页。

⑩ 《东西均》，第110页。

⑪ 《东西均》，第102页。

⑫ 冯国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读本——老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有“于时”连用，表示根据时间或情况，如“皆备之我，即无我之我；克己之己，即由己之己。于时空尽，于时空不空；于时解脱，于时担荷”。^①方以智指出：孟子有“万物皆备于我”的有我说，孔子有“毋我”的无我说。所以，有我之我即无我之我。孔子一方面讲“克己复礼”，另一方面讲“为仁由己”。方以智据此强调：不可拘泥，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或空或不空，或解脱或承担。^②

方以智还在许多地方用了在现代意义上含义相同的“同时”概念，并且往往把相反特性的事物、行为对举，多次阐发“存泯同时”的观点。如“所以为均者，不落有、无之公均也；何以均者，无摄有之隐均也；可以均者，有藏无之费均也。相夺互通，止有一实，即费是隐，存、泯同时。”^③公均、隐均、费均既相互否定，又互相贯通。公均不落有、无，是所以为均者；隐均以无摄有，回答何以为均，二者皆虚。费均表现为有藏无，是可以均者，只有它是实的。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离不开事物本身，二虚都藏在一实中，即费是隐、存（有）泯（无）同时。关于存、泯同时的表述还有“开顶门背面之目，破不落有、无之镜，而覆存、泯同时之罅，一罄欬，三教毕矣”。^④“随流见得，不落有、无，吾何妨以贯虚于实；即有是无，遮照存泯，同时俱豁此一味之中道法界耶？”^⑤虚与实、有与无、存与泯既同时存在，又可以相互打通。“存、泯同时，舍存岂有泯乎？而侏侗（笼统）首上首者，且执其隐语名字之坯瓶而不知归实，岂不大可悲耶？”^⑥存、泯同时，没有存就没有泯。离实言虚，是很可悲的。“龙溪专主‘四无’，学单提耳。抑知无所得仍属方便，而舍存无泯为同时六相乎？”^⑦方以智认为，王阳明大弟子龙溪（即王畿）提出的“四无”说，是对王阳明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一种理解。王畿认为，既然心无善无恶，那么心的发用意、知、物，也应是无善恶的。这是效仿禅宗，只图方便。舍存则无泯，圣眼能够在一一事相中，同时见到佛教所说的六相圆融。“印泥、印水、印空，三印且破，又何嫌于刻销乎？存、泯同时，各不相坏。形既无形，声亦无声，何不可乎游形而戏声？”^⑧印泥、印水、印空，是佛教宗门的三种譬喻，可以打破三印的界限，不必拘泥。因为存、泯可以同时，而不相破坏。

用“一时”、“无时”讲完整性、不间断性，“不落有、无又莫妙于《易》矣。‘太极’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万物，终之始之，而实泯天地万物，不分先后、终始者也；生两而四、八，盖一时具足者也。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⑨方以智把“大一”作为无极，阴阳作为有极，太极先于天地万物，又在天地万物之中，与天地万物相始终。两、四、八，分别指两仪、四象、八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非历时次第生成，而是一时具足的。

以“时”指时代，如“开辟七万七千年而有达巷之大成均，同时有混成均；后有邹均尊大成；蒙均尊混成，而实以尊大成为天宗也”。^⑩即指出与孔子（以《论语·子罕》所指孔子封号大成指代孔子）同时代的有老子（以《老子》“有物混成”借指老子）。“孟子辨孔子时之杨、墨，而不辨同时

① 《东西均》，第40页。

② 参见方以智著，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页。

③ 《东西均》，第1页。

④ 《东西均》，第16页。

⑤ 《东西均》，第107~108页。

⑥ 《东西均》，第109页。

⑦ 《东西均》，第43页。

⑧ 《东西均》，第8页。

⑨ 《东西均》，第19页。

⑩ 《东西均》，第3页。

之庄子，谓孔子留杨、墨以相胜，孟子留庄子以相救，不亦可乎？”^①方以智认为，孟子对孔子同时代的杨朱和墨子进行辨别，正是为了战胜杨、墨；对孔子同时代的庄子则不进行辨别，是为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和主张可以相互补救。《孟子》中记载了孟子对杨朱及墨翟的批判。战国中期，杨朱、墨翟的学说非常流行，与儒家鼎峙而立。《孟子·滕文公下》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之说。^②儒、墨同为显学。为了维护孔子的儒家学说，《孟子·尽心上》对杨、墨的主张进行了批判：“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③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为我”将直接动摇统治阶级政权，破坏儒家的“仁义”之道；而“爱无差等”思想，则破坏了“忠孝”观念。无君、无父，不合人道和儒家伦理，与禽兽无异。孟子认为杨、墨学说危害很大，因而特别担心，“杨墨之道不息”，则“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④一旦“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孟子·滕文公下》）。^⑤孟子对杨朱、墨翟进行批判，目的是发扬儒家学说，维护君权与封建纲常、孝道。

三、组成“时中”等哲学概念

儒家称立身行事，合乎时宜，无过与不及为“时中”。《易·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孔颖达疏：“谓居蒙之时，人皆愿亨，若以亨道行之，于时则得中也。”《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朱熹认为，“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⑥

“时中”是方以智重要的哲学概念，在《东西均》中多有论述。方以智“时中”思想来自《周易》和《中庸》。《周易》极富“时”的智慧，立身行事，以“时中”为原则，在合适的时机行动，或待时而动，或与时偕行，或时穷则变。

方以智有很深的文字学、音韵学功底，而且有怀疑的精神。对名词、概念有疑问的，他都会进行考订。《东西均》有《译诸名》篇，专门探究“诸名”之由来。对“时中”等概念方以智也进行了论述。他说：“通言之，则遍满者性，即遍满者心，未有天地，先有此心；邈邈言之，则可曰‘太极’，可曰‘太一’，可曰‘太无’，可曰‘妙有’，可曰‘虚满’，可曰‘实父’，可曰‘时中’，可曰‘环中’，可曰‘神气’，可曰‘烟煴’（氤氲），可曰‘混成’，可曰‘玄同’。”^⑦笼统地讲，“心”在天地之前就存在，太极、太一、太无、妙有、虚满、实父、神气、烟煴（氤氲）、混成、玄同，和时中、环中可以通称或互称。

“通圆中，秉正中，而措其时中，是以寓罕于雅，无行不与，但系好学之铎，而道不容声矣。”^⑧关于“时中”，方以智《易余·中告》说：“因言时中：时者，变变不变；中者，不变而随变者也……言时中者，合调节节之均钟也”。^⑨“时中”是变变不变、不变而随变者。关于“均钟”方以智在《东西均

① 《东西均》，第116页。

② 《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48页。

③ 《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105页。

④ 《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48页。

⑤ 《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48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页。

⑦ 《东西均》，第78页。

⑧ 《东西均》，第82页。

⑨ 方以智著，张昭炜整理：《易余（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6~49页。

开章》说：“乐有均钟木，长七尺，系弦，以均钟大小、清浊者，七调十二均，八十四调因之。均固合形、声两端之物也。”^①《国语·周语下》说“律所以立均出度也”，^②要用律管来定出音的高低。由于造瓦之均和均钟之均分别主形、主声；两相对立，但在均这里得到合一：均是合形声两端之物。“时中”恰恰是“合调适节之均钟”，“时中”具备均钟的特性。

“《诗》《书》《礼》《乐》，雅符也；《易》《春秋》，阴阳之合符也。《易》以统之，《春秋》以终之，六觚之公准成矣。《易》以袭准律，《春秋》以律准袭。权时中之几，游公是之矩。”^③方以智按照《论语·述而》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把《诗》《书》《礼》《乐》称为雅符。雅言，指以周王朝的京畿之地的陕西语音为标准音的周王朝的官话，也被称作“正言”。关于《易》与《春秋》，方以智认为《易》《春秋》一言天道，一言人事，人事符合天道，那么阴阳就合符了。《易》在六经中居统领地位；《春秋》成书，则六经成矣。律，指规则，有遵守义，按律处置；袭，指因循、继承。要使人符合天道，用天道指导人事，这样才能运用权衡“时中”、掌握“公是”的方法。这也说明权衡“时中”、掌握“公是”的方法来自《易》《春秋》。

“子思劈天荒以千古相传不可言之中，恐堕滢洋，忽创‘喜怒哀乐之未发’一语当之，而又创出中和之节，则明示未发之中即和合于已发中矣。中非无过不及之说也，前后俱非，前后相续；时时此中，乃庸其中；适得而几，成毁通一中。非无过不及之说，而又岂废无过不及之中乎？”^④方以智认为，子思破天荒地号称相传为尧舜所创“千古相传不可言之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中”进行了阐释，在《中庸》中创发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思想。中和，“明示未发之中即和合于已发中”，未发之中与已发之中相和合。中与过、不及是变动的，过、不及因中而起，中又因过、不及而来，只有“时时此中”，掌握“时中”的方法，才能用中。《中庸》有“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⑤“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⑥是舜成为舜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说明了“时中”方法的重要性。

方以智从“时中”的角度对人进行评论。“宗一公曰：‘愚不肖庸而不中，嗜欲而已；贤智中而不庸，意见而已。两皆不合中庸之道，皆不足坏中庸之道。何也？便嗜欲则不敢立意见，立意见则不敢纵嗜欲，以有忌惮也。惟以意见纵嗜欲，则无忌惮之小人，最善匿影，惟时中者乃能决破之。然则如何？以天下万世为心，毋自欺而好学，则在药病中，风吹不着矣。’”^⑦方以智在引述宗一公所言愚、不肖与贤、智之人“不合中庸之道，皆不足坏中庸之道”后提出，有嗜欲则不敢立意见，立意见则不敢纵嗜欲，因为有所忌惮、有所求。以意见纵嗜欲的人，是无忌惮之小人，最善于伪装和隐匿，只有“时中者”能够决破以意见纵嗜欲的无忌惮的小人。因为，“时中者”以天下为心，且好学，所以具备这个能力。“时中者游我，从我之所欲，即实即虚，无可不可；无上者尊我，不使人加我之上，我遂无事。”^⑧这是说能够做到“时中”的人，与我交往，能够从我的需要出发，虚虚实实，无可不可，左右逢源。

① 《东西均》，第1页。

② 来可泓：《国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③ 《东西均》，第42页。

④ 《东西均》，第19页。

⑤ 《中庸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2页。

⑥ 《中庸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3页。

⑦ 《东西均》，第64~65页。

⑧ 《东西均》，第100页。

方以智对冬、夏不同区分的观点进行了辨析，他说：“人多不知冬即夏、夏即冬之故；知之矣，则扫人之言冬、夏者。愚为释曰：自太岁视之，谓无冬、夏；自冬、夏用之，谓无太岁，此可相夺而相融也。须知冬即夏、夏即冬之故，即在冬而夏、夏而冬之中，则人之冬而夏、夏而冬者，固无碍于冬即夏、夏即冬，尤无碍于冬自冬、夏自夏也。此谓存、泯同时之时中。”^① 即从“时中”的角度看，主张冬去夏来、夏去冬来的观点。这并不妨碍别人持冬即是夏、夏即是冬的观点，更不妨碍持冬只是冬、夏只是夏的观点。因为从太岁的角度看，没有冬、夏之别。“擒纵自如，谷响鉴肖，无首无尾，无古无今，前后不相谋，易位而适可，时乘其中，应节如环，是真无死、生而随死、生矣”。^② 方以智认为时间像轮那样运转，没有止息。能够做到“时中”者，就能够看淡生死，自由自在，犹如《庄子·齐物论》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还有专门与“时”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哲学意味的术语，如时乘者、因时尽变、因时变变、时学、时宜、时之等。“全均者曰：名教者寄声托形之场也，时乘者太极阴阳旬也，轮回者消息也，迦延狱者名教场之杵也。”^③ “时乘者”借指易学派，这一提法源自《易·乾·彖》之“时乘六龙以御天”。《东西均》还有一处说到“时乘”：“潜之潜，圣人勿用，惟以见惕立教，而以潜复之体，时乘六爻”。^④

因时尽变观念与《周易》“时中”原则相符，或待时而动，或与时偕行，或时穷则变。“孰知又有合尼山、鹫峰、苦、蒙、嵩少之制，而粗则烙之、熏之，精则析之、片之，不废燂汤饮谷者乎？因时尽变，何事不然？何故不信？”^⑤ 尼山、鹫峰、苦、蒙、嵩少，指儒、佛、老、庄、禅。燂汤，指温水。人和事情都会根据时间发生变化，人们应该根据“时中”原则行动。

因时变变与因时尽变意义相近，“旬则尽古今是旬也，狱则尽古今是狱也。因时变变，可全可偏，必知其全，偏乃合权”。^⑥ 做到因时变而变，则可全提或可偏至。因时变变也可以简略为时变。“谁其直天地之气，见天地之心，心尽自知，五至三无，慎和其中，以劳天下，通乎时变，厚载以不息，是谓天符，是谓神化，是谓真宗。”^⑦ 精通时变，不断地厚德载物，可以称得上天符、神化和真宗了。

“坏天地、开天地者，皆风轮也。皇、帝、王集于孔，而佛入中国，以次救世，宗、教、理学，各相盛衰，皆为风力所轮，不得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安得知时变之圣人出，而重转风力，以全提哉？”^⑧ 孔子是集皇、帝、王大成并知时变之圣人，尽管佛、宗、教、理学，各相盛衰，都有一定的必然性，都由风力所轮。知时变之圣人出后，能够重转风力，完全提起宗门之纲要。

“有因、无因，何饶饶为？又安知有因、无因之为大因、公因耶？有质论者，有推论者，偏重而废一论乎？不通天地人之公因，即不知三圣人之因，即不知百家学问异同之因，而各护其门庭者各习其药语，各不知其时变，何尤乎执名字之拘拘也？吾折衷之而变其号曰‘所以’，此非开天辟地之质论而新语也耶？”^⑨ 不通晓天地人之公因，就不知儒道释之始祖三圣人之因，就不知百家学问异同之

① 《东西均》，第 49 页。

② 《东西均》，第 26 页。

③ 《东西均》，第 3~4 页。

④ 《东西均》，第 53 页。

⑤ 《东西均》，第 13 页。

⑥ 《东西均》，第 4 页。

⑦ 《东西均》，第 74 页。

⑧ 《东西均》，第 111 页。

⑨ 《东西均》，第 106 页。

因。百家各护其门庭之见，从自身的历程出发，而且各说各话，都不知因时变变，实在是太拘泥了。方以智因时变变，不受一家之言局限，折衷气、理、太极、自然、心宗等名字，变通称之为“所以”。

时乎与时变有所不同，不是讲变，而是讲先后、次第。“游与（與）之辐，遗遗其彻（辙）。不先后，时乎先后；不次不第，时乎次第。”^① 时乎就是适应情况之不同而成其先后、次第。时学就是经常学习，“私己者，以不知有公心耳。圣人知私心横行之弊，而表其空空之公心以天，故不专标性命而以时学”。^② 圣人知道私心横行的弊端，所以，不专标性命之学，提倡学而时习之。“风雨露雷，时行物生”，^③ “若悟无言无隐之时行物生，即悟精义入神之何思何虑”。^④ 风雨露雷，时行物生，是一种自然现象。方以智还进一步说如果悟到时行物生的自然现象，就能够悟到精义入神的一多、有无之辩证关系。《易·系辞下》亦有“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句。^⑤

“大”、“时”对用，如“凿大凿时者曰：尼山中和平庸，聪明之士皆恨其无快人意处”。^⑥ 凿大凿时，指凿破赞大称时，孔子（即尼山）中和平庸。“破大用大，破时用时，相悖相害，无不相容，岂与争驾乎？”^⑦ 即指我自能破大而用大、破时而用时，所破所用虽相反相害，实则相容。

四、方以智重视“时”的原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方以智如此重视“时”，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生抱负有关，也与他需要阐发的哲学思想有关。“方以智的学问修养和政治活动自然要受家世和朋辈的影响，他的先生王宣（号虚舟子，著有《物理所》）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但决定他的思想的还是他所处的时代。”^⑧ 方以智生活在一个“天崩地解”、矛盾复杂的时代，历尽人生坎坷，其政治和学术深受时代的影响，同时其思想形成又有渊源。方以智在晚年概括他坎坷的一生为：“角卵鼓篋，即好旷览而湛思之。长博学，治文辞已，好考究已，好物理已，乃读《易》，九闳八埏，无不极也。非知《易》也。中覲大难，濒死十九，忽以嗒然，遂恍然矣。”^⑨ “小子半生虚过，中年历诸患难，淬砺刀头，乃始悟三世之易、虚舟子之河洛、宗一公之疑信。”^⑩ 方以智一方面悲叹时代的艰辛和人生的无奈说：“欸斯世之难处兮，又奚之而可适？夜耿耿兮鸡不鸣，睇东方兮何时明。独储与兮不寐，长太息兮人生。”^⑪ 这表达了方以智青年时期在黎明前的黑暗时代期盼出现光明的无奈，因为他处在“不能自强，又不能逃”的乱世。如方以智所说之“吾处此世，而不能自胜，又不能逃”。^⑫ 另一方面，方以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抱负，不管是年少之时还是经历挫折以后，始终有自己的坚守和追求。少年时期，方以智耕读于龙眠山下，出入“稽古堂”中，既培养注重实践的风气，又博览群书，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

① 《东西均》，第34页。

② 《东西均》，第79页。

③ 《东西均》，第131页。

④ 《东西均》，第85页。

⑤ 《周易本义》，《四书五经（全三册）》上册，第65页。

⑥ 《东西均》，第147页。

⑦ 《东西均》，第148页。

⑧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22页。

⑨ 《易余（外一种）》，第1页。

⑩ 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⑪ 方以智著，张永义校注：《浮山文集》，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⑫ 《浮山文集》，第60页。

家庭环境培养了方以智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经世致用的学风；《易》学的家学渊源，给了他认识世界的武器。方以智少年时还受学于王宣、白瑜，对自然科学、考据学有浓厚的兴趣，有丰富的经史知识和良好的文学修养。方以智的座师余颉治学以谨严、尊实为长，“不以信者为无疑”，对方以智具备怀疑精神也有一定作用。

方以智尽管处在艰难多变的逆境中，仍然奋发有为，自认为“实无救时之略……其罪一也”。^①尤其流离于湘粤山区时，在“僦居敝庐，上漏下湿，鸡豕杂处，槁等山农。旧疾时发，举室颠连”的困境中，^②他仍整理《通雅》《物理小识》。方以智晚年禅游江西，定居吉安青原山，放情山水，专研学问。他说：“吾将聚千圣之薪，烧三世之鼎，炮之以阳符，咀之以神药，弥缝之以象数，妙叶之以中和，裁成之以公因反因，范围之以贞一用二，时当午运，秩序大集，使天下万世晓然于环中之旨、三一之宗。谓方氏之学继濂、洛、关、闽而兴，集昙聘归涂（笔者认为‘涂’为‘途’之误）之成，克尽子职，所以报也”。^③其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是弘扬曹洞宗风，宣扬平和，认为“人人有安生奉法之乐，天下固以太平矣”。^④他提倡释、道、儒三教合一，“药地大医惟均，使缙流安本来之衣钵，书生奉中和之俎豆”。^⑤“惟愿神明代出。时集大成，乃使正法久住于世，以答天地君亲师，普供人天贤圣佛”。^⑥可以说，伴其一生的人生抱负，才使他不畏时艰，发愤有为。方以智《东西均》要探讨日月和物质、人事在时空中的运动、变化，也不能脱离“时”。

本文作者：周勤勤，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编审

责任编辑：左杨

An Analysis on the Theory of “Shi” in *Dongxijun*

Zhou Qinqin

Abstract: Fang Yizhi ha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xploring philosophical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i”. In his work *Dongxijun*, he had analyzed “shi” from various angles, giving it corresponding meanings, such as the concept of time, the concept of era, as well as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compounded by it and other words, with “shizhong” as an example. Fang also used the concept of “tongshi” for many times, which bears the same meaning of the concept’s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simultaneity”. Moreover, he had raised pairs of examples of matters and behaviors with contrastive features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 idea of “coexisting and co-vanishing”. “Shizhong” is a concept which implies “unchangingness because of and according to continual changes”. Fang’s great emphasis on “shi” is relevant to the era he was in, the ideal he held, and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he would like to interpret.

Keywords: Fang Yizhi; *Dongxijun*; the theory of “shi”

① 《浮山文集》，第 325 页。

② 《浮山文集》，第 326 页。

③ 余颉：《报亲庵序》，吴道新纂辑：《浮山志》，黄山书社 2007 年版，第 52 页。

④ 《东西均》，第 83 页。

⑤ 王辰：《青原志序》，方以智编、张永义校注：《青原志略》，华夏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 页。

⑥ 《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第 282 页。